



重逢在前進的路上

冷 凌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重逢在前進的路上

冷 凌 著

目 錄

我們是江北的·····	1
仇恨·····	5
年夜追擊·····	8
誰說戰爭的日子裏沒有春天·····	13
重逢在前進的路上·····	16
一塊糖·····	21
一把棗·····	24
地下長城·····	27
鐵原城的砲聲·····	29
人流·····	41
勝利的回憶·····	43

我們是江北的

正燃燒的草房前，
站着白髮蒼蒼的朝鮮媽媽，
她的眼睛緊盯住我們，
有些驚異。

佈滿碎鐵的彈坑旁邊，
站着滿臉灰塵的朝鮮小弟弟，
他的眼睛緊盯住我們，
有些驚異。

在炸壞的水井沿上，
站着脫去花裙的朝鮮姑娘，
她的眼睛緊盯住我們，
有些驚異。

‘啊！這是些什麼人哪？
他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她們比劃着，
互相詢問着我們的來歷。

我們挺着胸昂着頭，
以真摯的眼色投詢她們。
‘我們是江北的。’
向她們這樣說。

我們告訴朝鮮媽媽：
你不要驚異，
爲了你這座草房，
就像保衛我們自己的家那樣。

親愛的朝鮮小弟弟：
你不要驚異，
是爲了使你的學校，
也像我們祖國的學校那樣巍然聳立。

姑娘啊！

你不要驚異，

是爲了讓你的青春，

也和我們的姐妹的青春一樣美麗。

媽媽向我們點頭，

姑娘向我們招手，

小弟弟呀，

緊緊地跟隨在我們的後頭。

我們的雙肩越發的沉重，

我們的兩眼冒出火星，

我們的心哪！

更加速了跳動。

我們把頭抬得更高，

我們的脚步更快了，

我們不是在走；

跑，我們是在跑。

爬高山，

就像走平地。

跳過一道河，
又踏一道河。

像一支支離弦的箭矢，
像一輛輛出擊的坦克，
一直地向前猛衝，
前邊正傳來勝利的歡呼聲。

仇 恨

這好像是個夢境，
寒夜，消失了砲聲。
村莊裏，沉靜、冷清。
不時地吹來悄悄的夜風。

推開這扇破碎的門，
月光也跟隨我們走進房中。
在炕上，
躺着被敵人姦後刺殺的朝鮮大嫂，
散亂的長髮蓋着血肉模糊的臉，
彷彿她仍瞪着兩隻眼睛。

一個未滿周歲的孩子，
被摔死在她身旁，

小嘴微張着，
屋裏好像還迴盪着哭聲。

一把利劍，
直插進我的胸膛，
我這顆心，
它像被什麼東西撕裂成碎片。

不知是誰啜泣了，
淚水也濕透了我的前襟。

青色的石頭擠不出一滴水，
戰士們的張裏沒有一點淚。
但，你會了解
我們流淚的原因。

前進的腳步，
像無數把鐵錘，
在敲打着這塊凍硬的土地。

吃空了炒麵袋，

把腰帶紮得更緊一些吧！

爲追擊萬惡的敵人，

把棉衣服都脫掉……。

三千里的冰雪江山能踏遍，

這深深的仇恨永遠報不完。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

年夜追擊

被擊潰的鬼子，

像兔子一樣向南逃竄。

我們日夜不停地向前追趕。

北風像無數把鋼刀，

刮着這凍僵的瘦臉。

冷月彎彎像隻船，

盪在東山的頂間，

清光透過薄薄的夜霧，

洒落在原野、山巔……

繁星擠眉弄眼，

砲聲忽隱忽現。

堅實沉重的腳步聲，

震落了路旁枯草上的雪花，
雪花被夜風吹起一陣迴旋……。

寒夜在無邊際地漫延，
冰凍的土地打着寒顫。

王班長突然地回過了頭，
悄悄地對我說：

‘今夜雖然有些冷，
夜色可真不壞……’

你知道麼，同志？

你知道這是個什麼樣的夜呀？’

‘噢！班長，

我怎麼能不知道！

這不是除夕的夜麼！’

‘是的。——’

讓我們回過頭向北方看一看吧！’

無數顆流星，
劃破了北方的夜空。

‘班長，你看那流星！’

‘不！那怎麼能是流星！

你瞧！

那是從天安門上
放射出的火花呀！’

前進的脚步加快了，
同志們却都貪婪地回着頭。

火花啊！

正閃爍着光明；

光明啊！

照亮了這夜空。

讓我們仔細地聽吧！

該不是從北京城傳來了雄壯的歌聲？

讓我們再看一看吧！

該不是人們在歌聲中向前邁進？

流不盡地人的海呀！

要從五〇年的最後一夜，

走到五一年的第一天黎明。

北風失去了酷寒，

比春風還溫暖。

祖國正歡渡着勝利新年，

你的兒女正向潰敵追趕。

在風雪的追擊道上，

響起嘹亮的歌聲，

這勝利的歌聲啊！

一直飛傳到北京城，

北京城裏一定更沸騰。

北風隨在身後，

和我們一起向南奔跑。

寒月顯得格外的亮，

星光更加勁地閃耀。

路旁枯草上的雪花，

也好像對着我們微笑。

追呀，同志們！

把鬼子追過臨津江南，

要把鬼子的屍體，

從鴨綠江邊一直擺過三八綫。

讓祖國的孩子們放起鞭絳；

讓祖國的親人們縱情歡笑；

讓他們歡渡這個不平凡的新年啊！

讓他們更興奮的迎接着勝利捷報。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誰說戰爭的日子裏沒有春天

良心話，

我對這個事不能不驚異；

本來麼，

這是處在殘酷的戰爭的日子裏。

朝鮮人民的臉上沒有表現出一點恐懼，

也看不出一點痛苦的憂惱——

就是炸彈在他們身旁爆炸，

甚至被飛機掃射倒在血泊裏。

他們把白色的衣裙掖起，

像戰士們衝鋒一樣——緊張地勞動，

不休息。好像都表示說：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